

长篇小说

女性爱情婚姻读本

娶我为妻

夕颜容若 作品

如果不曾体验过爱也好。
如果不曾体验过你也好。
可是，我都体验过了。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娶我为妻

夕颜容若 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娶我为妻 / 夕颜容若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244-529-1

I. 娶… II. 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296 号

作 者: 夕颜容若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 / 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529-1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引子	1	20. 藤蔓植物	41
1. 学会在唾液里游泳	2	21. 以前的涩	43
2.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记忆	4	22. 因为旗袍	44
3. 质感	9	23. 平庸的男人	45
4. 外皮鲜亮的苹果	11	24. 无语	48
5. 女人实用手册	14	25. 新的一天	51
6. 等成了一种苍白的生活	17	26. 张伟和白月光	53
7. 白月光	18	27. 我能独自识破一切	55
8. 执念	20	28. 千年纯子	57
9. 以孤独的方式爱你	23	29. 第二次相亲	59
10. 新生	24	30. 和爱情无关	60
11. 小说:《为谁守候》	25	31. 遇见	61
12. 和爱有关或无关	26	32. 王凡	63
13. 相亲的理由	27	33. 王凡的魅力	66
14. 安青青的伤	29	34. 安全感	69
15. 婚姻的俗套	31	35. 原来如此	70
16. 那么巧	33	36. 王艾生气的理由	71
17. 我就喜欢你这棵树	36	37. 一点心动	72
18. 选谁为夫	38	38. 不舍	74
19. 你以为你是谁	39	39. 白月光的真身	74

目 录

40. 冷风和小说的逻辑	75	68. 王凡的母亲	134
41. 重新回到轨道	77	69. 沉静	136
42. 中毒	78	70. 命运是手心的纹	138
43. 我不是那样的女人	80	71. 看不见的交换	142
44. 想	81	72. 交锋	143
45. 姐姐的幸福	83	73. 曲线救国	145
46. 舍弃的能力	86	74. 再次交锋	145
47. 送你	89	75. 一起迷惑	147
48. 搏	91	76. 如此	149
49. 败了	93	77. 你还好吗, 我很好	151
50. 爱是一种什么东西	97	78. 现实之外, 小说之中	152
51. 慢慢靠近你	99	79. 和一个男人的游戏	154
52. 随意的日子	101	80. 疼	157
53. 雨	102	81. 还是再见吧	159
54. 爱和欲的呼唤	103	82. 一棵树上的两个女人	162
55. 发芽的种子	106	83. 白脸和红脸	164
56. 笨男人, 傻女人	108	84. 白玫瑰和红玫瑰	166
57. 疯	111	85. 关于“恩”的解释	168
58. 寂寞时候的兴奋剂	115	86. 两个男主角	169
59. 幻灭	117	87. 游戏精神	172
60. 一个男人的担当	119	88. 看病	173
61. 你还只是个孩子	121	89. 哭	174
62. 脚踏两只船	124	90. 摊牌	176
63. 熟悉的陌生人	125	91. 义无反顾	178
64. 我也喜欢这棵树	127	92. 没有知觉的王凡	179
65. 第三者自白	129	93. 古老的故事	180
66. 一声叹息	131	94. 不是你想的那样	183
67. 王凡的女朋友	132	95. 付小叶的隐秘世界	185

目 录

96. 思君令人老	186	124. 旅途	229
97. 张伟的故事	188	125. 对陈思朴的又一次震撼	231
98. 花花公子的落魄	192	126. 枯木貌似逢春	233
99. 亲人爱人	193	127. “忍”字心上一把刀	234
100. 雨夜回忆	195	128. 付小叶的梦	235
101. 陈思朴	196	129. 抉择	236
102. 和陈思朴的对话	197	130. 以活得更好殉情	237
103. 医院的日子	199	131. 陈医生的爱	239
104. 女人之间的友谊	200	132. 求你放手	240
105. 张语的退出	202	133. 从善	241
106. 第一次笑	203	134. 宫外孕	242
107. 陈思朴的怜惜	204	135. 尴尬	244
108. 瘦	207	136. 这样的爱	245
109. 答对了，加十分	208	137. 隐瞒	247
110. 你还是我的亲人	210	138. 相拥而眠	248
111. 王凡的第一滴眼泪	211	139. 誓言	250
112. 王凡经常流泪了	212	140. 误解	251
113. 苏醒	213	141. 奇怪	252
114. 陈思朴的复杂情怀	214	142. 给你勇气	253
115. 因为春节	216	143. 左右为难	256
116. 年夜饭	219	144. 关于千年纯子	257
117. 久违的激情	221	145. 主动面对	258
118. 和寂寞无关	223	146. 为了谁	259
119. 和一个男人的友谊	224	147. 周义纯	260
120. 浪子回头	226	148. 白月光的心愿	261
121. 越来越好	227	149. 对策	262
122. 张语的转变	227	150. 暖和冷	263
123. 走	229	151. 你要继续爱他	264

目 录

152. 关于夜晚	266	地方	296
153. 付小叶的欣喜	267	177. 感慨	297
154. 所有的女人都曾经是 可爱的猪	268	178. 别人和自己的故事	298
155. 见面	269	179. 乱和静	299
156. 流光溢彩	271	180. 一个人的酒吧	300
157. 让她死心	272	181. 一个人	301
158. 肖克轩的伤	273	182. 碰见	302
159. 脱胎换骨	273	183. 怎么办?	303
160. 没有不透风的墙	275	184. 女人之间的怜惜	304
161. 我不是马	276	185. 还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女人	305
162. 一辈子	277	186. 约会	307
163. 怎么办?	278	187. 回家	308
164. 关于女人的灾难	280	188. 作者	309
165. 长夜	281	189. 最后一次机会	310
166. 绝望	282	190. 离	311
167. 正伟的真相	283	191. 别	312
168. 信仰的改变	284	192. 怪圈	313
169. 退出	286	193. 张伟死了	314
170. 两个女人的见面	287	194. 真相	316
171. 姊妹夜话	289	195. 书	317
172. 归来	290	196. 恍惚	317
173. 消失的白月光	291	197. 历史	319
174. 不是正伟的那个男人	292	198. 一点回忆	321
175. 和陌生人一起流泪	295	199. 很多回忆	323
176. 告别那个带有情欲色彩的			

引子

又下雨了。是初夏的雨。

恋人们在雨中拥抱，共拿一把伞情意绵绵互相揽着对方的腰，那都是年轻的情侣。还有一些中年夫妇，他们相伴走着，表情平静。

萧林走在人群中，对人群视而不见，她脚步匆匆，脸上有着放松的兴奋感，是劫后余生的兴奋！她的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是她刚刚在超市给自己的女儿毛毛买的，她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因为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真的值得庆祝。

她刚刚从医院出来，结果出来了，她的身体很好，乳房里没有可怕的恶性硬块，但是医生还是和她说了，夫妻生活的不和谐会导致一些女性疾病，婚姻不幸福的女性比婚姻幸福的女性更容易在乳房上出问题。

女医生很善解人意，她本来觉得萧林有一点夸张，觉得有一些女性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乳房有问题，简直是杞人忧天。后来，萧林告诉她，我不能有病，不是我怕死，也不是我爱漂亮，而是因为我有病了，我的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女医生看着她，轻声说，有一个完整的家很必要。

晚上，雨还是在下，从窗户向外看去，雨丝细密如线，没有声响。厨房里的灯光昏黄，萧林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来忙去。锅里炖着鱼，已经冒出了浓浓的香气，菜板上还有一堆切好的菜。她的女儿毛毛一会儿为妈妈洗姜，一会儿自告奋勇地要切葱。萧林拍拍她的头，微笑，然后说：“嗯，我们家毛毛懂事了！”

电视机打开了，那是小孩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客厅的沙发旁边是一个小小的餐桌，上面有四样菜，两双筷子，一瓶饮料，一大一小两个女子，对望并且微笑。

“妈妈，你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

“高兴不好吗？”

“我希望妈妈天天高兴！”

“希望毛毛越来越乖！”

“希望妈妈越来越漂亮！”

娶我为妻

碰杯！

“妈妈，我今天跟你睡好不好？一下雨我就害怕，睡觉之前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萧林点点头。

1. 学会在唾液里游泳

安青青走进办公室之后，把门关上，看了一眼萧林，又叹了一口气，然后坐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上，喝了一口茶，狠狠地说：“萧林，你真的什么都不在意？她们居然那样诋毁你！”

萧林看了一下安青青，她活泼的短发很有个性地竖着，由于用了一点摩丝，头发根根分明，漆黑油亮，猛地一看，像是一只刺猬。萧林又看到了她说话的表情，咬牙切齿的样子，眼睛里始终有一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光芒，就不由得笑了起来。

“你还笑？你居然能笑出来？”

“不是，我说你的发型啊。你昨天剪头发去了？”

“是啊！我昨天剪了头发，我的头发难道比那些人对你的中伤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吗？你就一点不在意吗？”

萧林愣了一下，问：“在意什么呢？在意她们故意散播的谣言？”

“你总是沉默，就是因为你一直沉默，她们才那么放肆，要是我，看谁不顺眼，挑点毛病出来给头儿说一声，叫她卷铺盖走人，这帮长舌妇！”

“青青，”萧林看了她一眼，声音温柔沉静，她说，“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这样说我吗？”

“因为你升了呗！”

“就是，你看，我都升了，她们发一点牢骚算什么啊？让她们现在平衡一下心理也是有好处的，省得以后麻烦。人都是这样的，看见别人好自己就不舒服，你得学会了解人性，要不，你无法和她们相处，知道吗？”

安青青没有说话，她看看萧林，说：“萧林，你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

萧林笑了。

五月的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照进办公室，这是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办公室，洁白的墙壁，米黄色的瓷砖上一尘不染，那个象征权力的黑色办公桌和可以随意转动的真皮办公椅散发着沉静低调的幽幽的光，旁边是一盆橡皮树，叶片厚实，办公椅的后面是一个文件柜，在文件柜的上面放着一盆生机勃勃的吊兰。

阳光有一点强，萧林走过去，把窗帘拉上。

安青青仔细打量眼前的萧林，心中突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涌了上来，而她自己无法解释这感觉。她应该是为萧林高兴的，可是，她高兴不起来。

萧林平静淡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她从来不向人倾诉的悲伤，即使和安青青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总是说，青青，记住，想结束一种你不喜欢的生活状态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过完，过完了，就没有了，就可以开始新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办公室里的萧林和办公室外的萧林截然不同，是有威严，不怒自威的。她的头发大部分是向后梳的，在后面，一大团头发被绾成了一个美丽的髻，发髻上没有任何修饰，只是用黑色的带子优雅地缠起，并且看不出缠的痕迹，但在额前是很齐很黑的刘海，齐刷刷地贴在眉毛的上方。这样的发式在公司里是独一无二的，这其实是很很有女人气质、很婉约的发型，旧社会的太太们都是把头发弄成这样，然后再在发髻上插个银簪或者是玉簪什么的。

但是对于萧林来说，也只有发式是古典一点的。一年四季，她总是一成不变地用银灰色的眼影和黑色的眼线，眉毛有一点上挑，于是眼神就显得犀利而冷漠，喜欢用同样冷的浅紫色口红，浅浅地涂上一层，似乎她要的就是那种冷静的颜色。

萧林上身穿着灰色小西装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背心，外套是随意敞开着的，所以胸部的轮廓突出，具有含蓄的女人味道和微微的野性之美，下身是一件合身的到膝盖处的五分裤，黑色的细中跟真皮长靴，她的这一身装扮使她看起来瘦长苗条，有那么一点冷艳。如果还想在她的身上找出一点温婉的东西来，那就是她耳朵上的两枚小小的圆润的珍珠耳钉，它们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洁白而知性的光。

“青青，”萧林又说，“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嫉妒我要比我被人忽视好，有人嫉妒我是因为我比她们厉害。判断一个人厉害与否有一个很庸俗的外部标准，那就是谁坐在了这间办公室里。我不厉害就要被欺负，被她们欺负，你是一直都知道的，我厉害了，她们就只能在背后说说话过一下嘴上的瘾了，如果这能让她们感到平衡，由她们说去！”

“还有，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你听说过吗？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应该学会在唾沫里面游泳。”

萧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之后温柔一笑，转到了办公桌后面。

安青青没有说话。

“好了，青青，别生气了，你看，我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那个王艳平你少惹她，别让她破坏了你的心情。”

然后，安青青就出去了。

2.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记忆

安青青出去以后，萧林又喝了一口茶，她突然不知道做什么好，她知道外面的那些女人都是怎么评论她的，甚至她能想象出来那个有着犀利眼神的王艳平的表情——她一定是靠在她的办公桌上，一边用嘴吹着滚烫的茶水，一边眯缝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用很哲学的语气说着一些能让她感到舒服的话，她一定会说到潜规则的。萧林想到这儿笑了一下。

其实，她比安青青更讨厌王艳平，但是她很少表现出来，她需要在这个公司里安身立命，所以，她能不树敌就不树敌。王艳平并不喜欢她，她也感觉得到，有的时候她会发现王艳平在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看着她，眼睛微笑着的时候老是有狡猾的鱼尾纹出现在她的眼角，让人觉得这个已经四十开外的女人有着甜蜜的嘴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在萧林搬到这间办公室之前，王艳平曾经在某一次大家休息的时候说到办公室里的某一个升迁的女人，她一边眯缝着眼睛一边用嘴吹着茶，口气不屑一顾：“女人嘛，争什么呢？再怎么争都没有用，现在时兴什么？时兴潜规则！”潜规则是她的口头禅，她似乎特别喜欢说潜规则。

当时已经对她这种无聊的话题忍了很久的安青青立刻从办公桌旁走了过来，针锋相对地质问：“人家有没有被潜规则了谁能知道啊！关键是，有的女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被人潜规则了，都四十开外的人了，天天口水飞溅地说别人的坏话，我要是男人，我宁愿潜母猪我都不潜她。”说完之后，安青青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继续工作了，王艳平气得脸都紫了，她手里的茶水洒了一地。

写字楼里的一切她都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和脾气，都在她的心里定位，她在他们中间工作了两年，每个人说话的表情和口气她都可以想象出来。所以，她觉得在意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人实在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是非对错本来就没有标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苦衷，所以，别人的判断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周义纯是她的老板，实际上，周义纯是一直在帮助她的，明里暗里都帮着她，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曾经，萧林对他说：“义纯，我并不值得你帮，你也没有必要帮我的，别给自己惹麻烦。”

周义纯总是淡淡地笑一下，然后告诉萧林：“帮你是我的职责，我都不怕，你还怕

什么？”

蒋正伟去世，天就塌了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她会很恍惚，她以前总是觉得噩运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那几乎都是离她很遥远的，她就是一个普通女人，过着普通的日子，可是，为什么是她呢？她以前不相信命运，现在她觉得有时候人就得在命运面前谦虚一点，不要那么有把握，更不要以为什么都离自己很遥远，也许就在一夜之间，你的生活会完全变样，命运的一个小小手指就可以让你晕头转向。

有很多时候，她常常会不自觉地想，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她选择的是周义纯，而不是蒋正伟，那么，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样想很无耻，但是她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不由自主地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她在刚开始的时候选择周义纯，她肯定和现在周义纯的太太一样，在家带孩子，做一个全职太太，每天逛逛商场，学学健身舞蹈，煲营养汤，做可口的饭菜，看看女性杂志；有自己的一些朋友，然后，在拥有自己生活空间的情况下，等待自己的丈夫回家；一年出去旅游几次，国内逛完就逛国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生活把自己弄得铜墙铁壁似的无懈可击。

具体的过程其实很模糊，好像一眨眼之间，自己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萧林常常觉得自己在公司里是无懈可击的，她能最大限度地做到冷静沉着，判断能力非常准确，并且有着凌厉而温婉的综合气质。她目的明确，态度直白简单，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几乎是说到做到，甚至在某一个瞬间，萧林觉得自己几乎是无所不能，因为自己很明确地知道除了自己担当之外毫无选择。这种清醒的自知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她性格上的弱点，直到今天，直到今天她可以面带微笑着对待别人诽谤她而毫无恼怒之意。

这就是蒋正伟的去世给她带来的正面影响吧，如果一定要感谢生活的话，这是她觉得唯一值得感谢的地方。

累的时候，就常常作一种幼稚的假设。假如，假如，那个时候选择的是周义纯，假如，蒋正伟没有离开她。

她最初之所以选择蒋正伟而没有选择周义纯，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蒋正伟在湖滨花园有一套三居室房子，他年轻有才，英俊帅气，而且那一套房子是他自己赚钱买的。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凭着自己的才智居然买了一套房子，这简直就是奇迹。

年轻的萧林很美丽，她自认为是一个清高的女子，但是她也很有俗气，没有办法，爱情虽然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物质更重要。在那个时候，年轻的萧林就很清楚她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一套房子。是的，真的是这样的，贫穷的爱情能当什么呢？爱了恨了，海誓山盟，然后结婚，在为数不多的工资里挤出一部分钱供养房子，当几十年房奴，在这期间，

娶我为妻

还要背负贫穷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贫穷很可怕，贫贱夫妻百事哀，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艰难度日，三姑六姨的亲戚来往，双方父母的赡养，会有争吵的，会有互相伤害，没有钱的日子一定会很难熬。

不是吗？在这个城市里，只要是出门就得花钱，要工作，工作的几年里要进修吧？现在谁不正在上进啊？要应酬，要有人情礼节，你既然不能隐居在深山老林里就必须有应酬，谁没有朋友啊，这一切都需要钱。再然后呢，生个孩子，再为孩子的事情争吵，奶粉钱，小孩的衣服，小孩用的纸尿片，然后孩子的教育费用。然后的然后，沿着一条能看见老死的路奔波。未卜先知对于生命来说是一种痛苦，年轻的萧林那个时候好像都能看穿生死，一眼看透爱情的本质意义无非如此，爱情，爱情不可能是空中楼阁。

那么幸运，她一直被两个男人所爱，蒋正伟情意绵绵地把一套房子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动心，她当然愿意选择既有爱情，也有房子的婚姻。她承认对两个男人都有好感，都喜欢，在喜欢的基础上，她选择了有房子婚姻。

周义纯问，萧林，房子真的很重要吗？二十四岁的萧林那个时候一直和母亲一起住在清河路尽头拐弯的那一间阴暗的平房里，那一间平房一年四季不见太阳。一到夏天就潮湿闷热，冬天的时候甚至找不到阳光晒被子。她的理想就是嫁一个有房子的并且爱她的男人。房子，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显得太重要了。

当蒋正伟把萧林领到那个已经装修完毕的大房子里的时候，萧林震惊了：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三室朝阳，全木的地板静静地闪着幽雅温和的光泽，间厅柜小巧别致，厨房里的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是全套的名牌厨房专柜，两个人在里面可以自由地转身、烹饪，喝那么一点小酒或者一起做饭，颜色是她喜欢的米色。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在客厅的隔壁，一个紧挨着主卧室，两个卫生间里都有可以移动的浴缸，线条简单优美。

萧林欣喜万分地左看右看，蒋正伟跟在她的后面说：“窗帘没有装，主要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还有一些主要的家具也没有买，想征求你的意见。”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他们已经要结婚似的。那个时候正是五月，小区内花园里各种花的香气飘进了窗户，萧林从窗户向外面看去，和她的家相比，这儿简直是天堂，小区内的楼群被一条一条干净的石板路和一片一片的花园隔开，再远处，还有一个供人休息的公共场所，那儿居然有秋千。萧林看得脸庞发红。两个人后来临窗而站，在那一套大房子里，蒋正伟看着脸庞羞红的萧林，轻轻地从兜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是一枚戒指，钻石的。他问萧林：“我能给你戴上吗？”萧林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还是缓慢地伸出了手。那个犹豫的瞬间，她想起了周义纯的话，房子真的很重要吗？在她的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响起：我喜欢房子，我也喜欢蒋正伟。

终于萧林还是和蒋正伟结婚了。周义纯说，祝福你和正伟。然后送给了他们一个礼物。

他还是那样自然的口气，他没有说蒋正伟，他说，“你和正伟”。

他和蒋正伟是大学同学。

周义纯一直是一个至善的人，单薄消瘦，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温暖的眼睛。那个时候他没有正式的工作，同时做四个孩子的家教，后来做保险，玩股票，去人才市场上不断地向不同的单位应聘。并且也在网上投放自己的简历。心情浮躁。他不愿意和蒋正伟一起工作，其实原因很简单，喜欢过同一个女人，有一些别扭。

萧林结婚后，周义纯发现工作老是换来换去不是办法，于是，就安心地在这一家公司脚踏实地地上班。他本来就是极有才华的人，只是刚开始的时候眼光太高，从来没有安静地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情。后来，在这个公司一待就是五年，兢兢业业，在这人际关系复杂的地方居然有能力保持洁净刚烈的个性，很为那个当老板的慈善的老头所欣赏，于是，老头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他。一来二去，就交往了起来，然后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之后，周义纯成了这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

蒋毛毛四岁那一年，蒋正伟老是说自己头疼，有一次居然疼得在家里打起滚来。第二天，萧林陪着蒋正伟一起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虽然不能非常肯定，但是应该是肿瘤。医生建议他们再作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检查。

结果出来了，确实是脑瘤。

不相信，不接受现实，怀疑是做梦，怎么能轮到自己头上呢？

又去别的医院检查，去北京检查，结果还是一样。

哭，绝望，害怕，灰心丧气，想到了死。最后，还是接受治疗。萧林那个时候无比理性和坚强，她说：“正伟，你别怕，一定给你治疗，花再多的钱，我们都会给你治病，你别害怕好不好？医生说了，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是不治之症，现在医学那么发达了，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萧林那个时候从来不在蒋正伟面前流眼泪。萧林把工作辞了，专门在医院伺候他。化疗期间，她总是一天到晚寸步不离，给他读书，讲一些病人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和精神力量有关的故事，给他熬各种各样的营养粥，他吐，她喂，他再吐，她继续喂。他的口腔开始溃疡了，吃东西很费劲，嘴里的粥老是往外淌，萧林就给他仔细地擦干净，然后，轻轻地吻他，吻他的额头。他越来越虚弱，手术后仍然是不见成效，后来，肿瘤已经从头里长了出来，它长在蒋正伟头部的右上方，并且越来越大，最后，居然像一个大人的拳头那么大。他头发没有了，头上有疤，面黄肌瘦，神情颓唐。

萧林什么也不管也不顾，对于医生的委婉劝告置之不理，对于一切阻止她继续做无用的亲戚朋友都怒目相视，疯了一样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送钱，家里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把车也卖了。就剩下那一套三居室房子。这时，萧林的母亲说话了，她说：“林林，尽到

娶我为妻

心就可以了，无论怎么样，你和毛毛还得生活啊，至少也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吧！房子，你就别卖了！”

萧林没有听从母亲的劝说，最终还是把房子卖了。

当所有的钱都花得一分不剩，蒋正伟仍然没有留住。

萧林开始了一个人带孩子的生活。

那些日子，那些晚上，那些一个人黑夜里的孤独和凄凉，萧林一直很怀疑，那些难受的时光她是怎么一点一点熬过来的呢？那些长夜，那么长那么长的夜晚，秋天和冬天的夜晚，有风有雨的夜晚，她到底是凭着什么样的东西挺了过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毛。

毛毛问：“妈妈，爸爸是真的死了吗？人家都说可以上天堂呢？如果他想我们了，会不会从天上飞下来看我们呢？”

毛毛说：“妈妈，我很想爸爸，我想见到他，他还说要给我买芭比娃娃呢！”

丧事之后的第十天，周义纯给她送来了一万块钱，他说：“别推辞，这是我借给你的，以后你有了钱再还给我。”那个时候周义纯刚刚当上爸爸。

周义纯还是那个样子，眼神温和，神情安静，语气不容置疑。萧林给他倒了一杯茶，他喝了一口，然后看着她，用很厚重的语气告诉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都不能肯定自己可以长命百岁，你不能，我不能，正伟也不能。”周义纯临走的时候又交代：“萧林，别让孩子受惊，知道吗？她现在需要你。”

丧事之后的一个月，周义纯找到了萧林，说：“到我的公司来上班吧，毛毛需要一个有工作的妈妈。”

在萧林最困难的时候，周义纯站了出来。那一天，他们站在西湖旁胡乱地说着话，说到了蒋正伟，说到了以前的那些日子，说到了现在的这些日子。然后是沉默，面对着一大潭湖水，面对着突然失去的一个生命，突然觉出了某一种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虚空感，仿佛一切的挣扎都毫无意义。

萧林用很淡漠的口气告诉周义纯：“其实仔细想一想，人活着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无论怎么努力，都逃不了一死。”

周义纯看着她，把她的手紧紧地握住，犹豫了一下，说：“萧林，你并不孤单，你还有朋友，还有孩子。”萧林看着他，笑了笑，他们拥抱了一下，很轻很轻的拥抱，不属于爱情的拥抱。很多感情都是这样的，它还在，但是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为隔着时间和空间望去，中间连绵的思绪和断裂的经历都不是他们共同拥有过的。每个人都是背着别人偷偷地哭泣和成长，所以，即使是拥抱，也无法稀释心中的苦。

她执意从最底层做起，事事一定亲手做到最好，每天的全部就是孩子和工作，发疯一样地适应没有蒋正伟的日子，并且学会遗忘。遗忘是一种坚强，也是一种脆弱，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现在是来这家公司的第二年了，今天，她升职了，虽然周义纯一直在帮她，但是，今天这一间办公室，还有这一把椅子，她坐在上面问心无愧。今天的一切一切，她是靠自己的双手换来的，没有周义纯，其实她一样可以坐在这儿，只是早晚问题。

3. 质感

下午下班后，萧林骑着电动车飞一般地奔赴毛毛的小学校去接她。毛毛今年上一年级了，本来毛毛已经可以自己拿着卡上下公交车回家了，可是，前一段时间在小学校的大门口居然有一个小男孩在横穿街道的时候被一辆小轿车撞飞，还没有到医院就死了。从那个时候起，萧林就养成了下班一定要亲自接毛毛的习惯。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自从出了那一件事情之后，小学校门前来接孩子的家长骤然间多了起来，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大门外面已经有一群大人了，有的是开车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干脆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骑着三轮车来的，学校里也应家长们的要求，组织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学后排好队，按照班级的顺序从校园里出来，以便家长更容易地找到自己的孩子。

萧林已经给毛毛交代好了，只要是放学，她一定会在校门口的那一个小卖部的门口等她，她出了校门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地方。

萧林喜欢毛毛从队伍里出来的那一刻，当毛毛从人群中向她快步走来并且用娇憨的声音喊着妈妈的时候，她觉得那就是她的希望所在，那就是她生活的全部乐趣所在。毛毛上了电动车，然后是发动车子，萧林和毛毛一起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她们穿行在陌生的人群里，耳边是汽车的喇叭声，是喧闹声，两边庞大而毫无生命气息的建筑物不停地向后闪去，天色渐暗。那种在人群中的穿行就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她一边注意着人群的车流走向，一边耐心听着毛毛讲她班级里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时候是她们母女俩交流的好时候，虽然这样做是有那么一点危险，但是萧林从来不喜欢在这个时候扫了毛毛说话的兴致。她喜欢向她的妈妈倾诉，她希望自己的妈妈开心。她每天都会说一切她见到的她听到的。毛毛的声音甜美，语气夸张。

毛毛说：“妈妈，你不知道那个钟表有多烦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用一个很奇怪的话语，比如，他今天说我：‘蒋毛毛今天的辫子很质感啊，蒋毛毛今天说话很质感啊。’哎呀，我觉得钟表可真讨厌！”

萧林听到这儿就不由得笑出了声。质感，呵，这个词语可是他妈妈的常用语啊，小孩

娶我为妻

子学东西可真是出神入化啊，这只能说是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太深了。

钟表的妈妈叫钟如彤，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说话也是很质感的。在萧林的印象里，她说的最质感的一句话是这样的：“萧林，你是自慰，还是用振动器啊？”

她问完这一句话之后，萧林的嘴巴就张大了，半天没有闭上。钟如彤看见萧林的表情，很是不屑一顾，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嘴张那么大干什么？你看你，还清纯得不得了啊？难道你没有生理需要啊？难道你不是女人啊？再说了，就是动物也是有需要的。”说完，还白了一眼萧林。

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钟如彤的美容院里，钟如彤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

萧林和钟如彤的认识也是很有戏剧性的。有一次放学的时候毛毛是哭着出校门的，她的辫子散了，耳朵旁边还有两道血痕，不断地往外渗血。萧林问她怎么了，然后毛毛就提起了那个叫钟表的男孩。

第二天上午，萧林请假来到了毛毛所在的小学校，找到了毛毛的班主任并且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班主任就给钟如彤打了电话，在电话里把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然后让她立刻到学校里来。没过多大一会儿，办公室里就冲进了一个一身黑衣的女人，大波浪的头发，浓妆，挎了一个LV的包包，神情一看就不是平常人家的女人。她的声音沙哑中带有一点磁性，说话风格豪放不羁。

她到办公室就问：“小兔崽子呢？”班主任转身就到教室里把钟表和蒋毛毛叫到了办公室来。刚到办公室，钟如彤扬手就对小男孩的脸是一记耳光，骂道：“老娘花钱让你来这儿上学是让你懂礼貌的，是让你来欺负小美女的吗？瞎了你的狗眼了！”

她看了看旁边还在哭的蒋毛毛，摸了一下毛毛的头发，又对着小男孩说：“这样好看的小女孩你也欺负？你也太不怜香惜玉了！”这一番话让旁边的萧林目瞪口呆。她站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见钟如彤又扬起巴掌，连忙拉住她，劝道：“大姐，别打了，这事让你知道就可以了！”

钟如彤转头就问：“你喊我大姐，我很老吗？”

萧林愣了一下，说：“你不老！”

钟如彤又问：“那你看我像多大的？”

“不到三十吧！”

“你呢？”

“我三十二了。”萧林回答。

“那你还喊我大姐？”说完她就笑了，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她伸出手做了一个握手的姿势，萧林也把手伸了过去。

“其实我也三十二了，呵呵，我家钟表经常性地欠修理，一打就好。”说完她又笑了一